

Analysis of the Images of *God Help the Chil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ower Theory

Yi Wen

College of Foreign Languages, Anhui Xinhua University, Hefei, Anhui, 230088, China

Abstract

The Nobel Prize-winner Toni Morrison's novel *God Help the Child* (Also translated as *God Saves Children*), set in a racist contemporary American society and interspersed with several cases of child molestation, tells the story of the upbringing and love of the black man and woman, Booker and Bride, and reveals the negative impact of childhood trauma on life.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character images of the work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ower theory, explores the social reasons for the trauma suffered by the protagonist, exposes the oppression and harm of white supremacist cultural hegemony on people of color, and points out that racism is the deep-seated social cause that leads to the tragic fate of black people. People of color should learn to recognize racist ideas, oppose racist persecution, protect children's rights in family relationships, and maintain children's physical and mental health.

Keywords

Morrison; *God Help the Child*; racialism; Foucault; power theory

权力理论视角下《孩子的愤怒》中的人物形象解读

文毅

安徽新华学院外国语学院, 中国·安徽 合肥 230088

摘要

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托尼·莫里森的小说作品《孩子的愤怒》(又译《上帝救助孩子》)以种族主义盛行的美国当代社会为背景,通过几个猥亵幼童的案件,讲述了黑人男女布克和布莱德的成长经历和爱情故事,反映了童年创伤对于人生的消极影响。论文从权力理论视角出发分析该作品的人物形象,探究作品主人公所受创伤的社会原因,揭露白人至上的文化霸权思想对有色人种的压迫和伤害,指出种族主义是导致黑人悲剧命运的深层社会原因。有色人种应该学会识别种族主义思想,反对种族主义迫害,在家庭关系中也要保护儿童权益,维护儿童的身心健康。

关键词

莫里森;《孩子的愤怒》;种族主义;福柯;权力理论

1 引言

托尼·莫里森(Toni Morrison, 1931—2019年)是第一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黑人女作家,是当代美国黑人女性文学家的杰出代表。作为黑人女性作家,莫里森致力于保存和弘扬黑人文化,她的作品也始终以表现和探索黑人的历史、命运和精神世界为主题,思想性和艺术性达到完美结合。

法国哲学家和历史学家米歇尔·福柯认为,权力作为一种抽象的社会现象,始终存在于社会关系网络中,这些关

系深入到社会深层^[1]。社会权力的规训机制旨在通过种种方式将权力施加于个体之上,规训个体使其驯服,以符合规范的行为为掌握社会话语权者所役使^[2]。规训以一种几乎“不可见”的方式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发挥作用^[3]。话语权是福柯权力理论中的一个重要概念,福柯视其为历史与权力的产物^[2]。一方面,话语反映了权力,有权力的人有更多的机会为实现自己的目标而说话;另一方面,话语产生权力。人们使用话语表达自己的思想,这样就获得了影响他人的权力。

2 布莱德的童年创伤与自我救赎

小说主人公黑人女子布莱德原名叫卢拉·安,由于肤色深黑,一出世就遭到母亲厌恶,甚至差一点被母亲用毯子捂死^[4]。母亲不让卢拉喊妈妈,只让她称呼自己为“甜心”(Sweetness)^[4],就这样粗暴地剥夺了女儿应有的话语权。因为肤色,卢拉很小就被父亲抛弃,还要忍受母亲的暴戾。作为成长中的儿童,卢拉一直渴望能够得到正常的母爱,但

【基金项目】论文系安徽新华学院重点科研项目成果:《权力理论视角下莫里森小说研究》(项目编号:2022rw012)。

【作者简介】文毅(1972-),男,中国安徽六安人,硕士,讲师,从事英美文学和大学英语教学研究。

是在母亲滥用力量的淫威下，卢拉对母爱的渴望也畸形化了：“我曾经暗暗希望她能扇我耳光或是打我屁股，这样我至少能感受到她的碰触。”^[4]有时候，卢拉故意犯些小错，但母亲总有不碰触她憎恨的皮肤也能惩罚卢拉的法子——让她饿着肚子睡觉，或是把她锁在自己的房间里。在母亲与卢拉的母女关系中，依靠母亲养活的卢拉没有话语权，也就是没有选择的余地，只能接受母亲自以为正确的权力规训方式。母亲也明白必须保护孩子，但是，深受种族主义之害的母亲对于女儿卢拉施加的权力影响，也带有种族主义的压迫色彩，以爱护之名行了伤害之实，成了卢拉童年创伤的根源。

揭露成人对于儿童的性犯罪造成儿童身心创伤，也是这部作品所要反映的主题。当卢拉把从窗外看到的房东雷先生猥亵男童的情景讲给母亲听时，母亲为了保住所租住的房子而要求卢拉忘了这件事，跟谁也别提。但是，房东性侵儿童一幕成了卢拉心头挥之不去的阴影，“回想起他小小的手指拼命张开又紧紧握住的样子，我就忍不住低声哭泣。”^[4]

由于在权力关系中处于被规训被支配的地位，成长中的卢拉对于自己所承受的一切，她的应对方式多半只能是逆来顺受委曲求全。但是，当她站在法庭上，被要求指证一起性侵儿童案的实施者时，面对检察官的鼓励，面对母亲甜心期待的目光，也因为房东雷先生罪恶的一幕在记忆中挥之不去；所以，为了讨好甜心，为了能得到一点来自甜心的肯定和夸赞，小卢拉指证了无辜的索菲亚·哈克斯利，使得索菲亚蒙受了十五年牢狱之灾。随着年龄的增长，让索菲亚蒙受冤屈的作伪证的行为也一直折磨着卢拉，也就是后来的布莱德。布莱德利用索菲亚假释出狱的机会，打算给予索菲亚一定的财物补偿。不料，当索菲亚得知布莱德就是当年让自己蒙冤的那个孩子时，盛怒之下把布莱德殴打至满口鲜血，面容尽毁，右臂动弹不得，以至于布莱德后来不得不去做了整容手术。

布莱德从小遭受父亲遗弃，和母亲甜心相依为命，在种族歧视的社会环境中长大。母亲也因深受种族主义思想影响而对布莱德滥施具有种族主义压迫色彩的权力规训方式，导致布莱德创伤加剧。一方面，布莱德的行为体现了母亲进行权力规训的影响，如为了讨好母亲而做伪证导致索菲亚蒙冤；另一方面，布莱德也一直在抗拒着母亲的权力规训，进行着自我救赎的努力。向索菲亚赠送财物，任凭索菲亚把自己打得半死也不还手，都是布莱德的心灵救赎的方式和机会。直到完全摆脱了母亲的权力支配，和布克相爱并有了孩子，布莱德的救赎才得以完成。

3 布克的愤怒与抗争

小说中，黑人男子布克·斯塔伯恩是布莱德的恋人。兄弟姐妹七人中，布克排行第二。大哥亚当比布克年长两岁，爱每一个弟弟妹妹。布克的童年创伤始于亚当之死，亚

当十岁时，遭到变态狂退休汽车修理工亨伯特的暴力性侵和凶残杀害。围绕着亚当之死所发生的一系列事情，逐步加深了布克的心理阴影，致使愤怒长期郁积于布克的心中而无法排解。

亚当失踪之时，斯塔伯恩一家请求警察帮忙寻找，警察首先怀疑的却是斯塔伯恩家人。他们确认了亚当父亲没有犯罪记录之后，留下一句“有消息了会通知你们”之后便不了了之。“又一个黑人小男孩失踪了，那又怎样？”^[4]警察的办案态度给年幼的布克造成了心理阴影，家人对于亚当之死的态度也日益增加了布克的不满。“他们怎么可以假装一切都已结束？他们怎么能忘了这件事，重新回到生活中呢？到底是谁杀了亚当，凶手人在何处。”^[4]六年后，布克十四岁，案件因为有人举报而得以侦破，平时看起来为人随和的退休汽车修理工亨伯特先生居然连续奸杀了包括亚当在内六名儿童。对于如何追究凶手的责任，与法院前集会的怒不可遏的民众不同，布克“想要的并不是凶手的死，而是他的余生。”“非洲是不是有个部落，会把受害者的尸体绑在凶手后背上？那才叫正义——凶手要背负着逐渐腐烂的尸体走来走去，这既是身体上的负累，也是公开羞辱与唾弃。”^[4]当然，因为没有话语权，布克费尽心思想到的这种会给凶手带去无尽痛苦与绝望的惩罚措施是不可能被人认可的。

进入大学让布克如释重负，他得以暂时躲开父亲对他的规训。只是，布克始终难舍对于哥哥的思念。“他曾经试着劝说父兄找个方法来纪念亚当，如成立一项数额不多的同名奖学金。”父亲却说：“我们没有那个闲钱，也没有干那种事的时间。”^[4]很显然，父子关系中，话语权在父亲的一方，父亲的反对直接宣告了布克愿望的落空。大学毕业回家，看到楼上和亚当一起住过的房间已经被妹妹卡罗尔当作了卧室，他和亚当的球拍、篮球、玩具等都不见了。“最让他忍受不了的是他那块旧滑板失踪了。它和跟随亚当一起消失的那一块一模一样，念及此，愤恨堵得他喘不过气来。”^[4]为此，布克和妹妹、父亲激烈争吵，结果甩门而去，愤而离家。

对哥哥的思念，对家人的不满，对种族歧视的愤怒以及对猥亵幼童犯罪行为的深恶痛绝，导致布克形成了孤僻的性格和特立独行的行为方式。一次看到有变态狂在学校操场边游荡并拉开了裤链意欲猥亵幼童时，布克冲上去就把拳头砸进了那个男人的嘴巴，把他揍得晕死过去。得知自己的恋人布莱德竟然要去资助一个因为猥亵幼童而入狱的假释犯，布克怒不可遏，留下一句“你不是我想要的那个女人”便扬长而去^[4]。

劝说父母设立奖学金纪念亚当，与家庭决裂，狠揍意欲猥亵学童的变态狂，斥责布莱德接济猥亵幼童的假释犯的做法等等，都是布克努力摆脱权力规训、争夺话语权的抗争方式。不过，由于权力规训以一种几乎不可见的方式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发挥作用，所以，在种族主义的社会语境中，

作为有着童年创伤的黑人，布克对权力规训的抗争注定是孤独和无助的。

4 曲折的爱情之路

《孩子的愤怒》讲述了黑人男女布克和布莱德的童年创伤和爱情故事，表达了反对种族主义、保护儿童权益的主题。同为黑人，也都经历过童年创伤，这使得布克和布莱德的曲折爱情最终得以圆满就有了社会和心理基础。对于布克和布莱德这对黑人青年来说，爱情的圆满也就是心灵救赎的完成。

布莱德长大后逐渐摆脱了母亲的权力支配，远离母亲进入商海打拼。事业顺利发展，为布莱德奠定了可以独立生活并追求人生幸福的物质基础。和布克恋爱时，布莱德会倾诉一些不幸的往事，布克也会认真地聆听。能够倾诉并有人倾听，说明恋爱中的布莱德有了一定的话语权，这使她主动审视自己的童年经历从而利用功能性“言说”^[5]积极疗愈创伤成为可能。他们的爱情是甜蜜的，相互间有着平等的话语权，没有一方对另一方的权力支配关系。

恋爱关系生变，起因于布莱德决定看望并接济索菲亚。布莱德知道当年是自己做了伪证才让索菲亚坐牢的，所以想要通过接济假释出狱的索菲亚，以减轻自己的内疚。但是布克对此一无所知，觉得布莱德不该去接济猥亵幼童的罪犯。想起和自己最为亲密的哥哥亚当当年就是惨死于猥亵幼童的邪恶罪犯之手，布克对布莱德深感失望，情绪失控，指责了布莱德之后独自离去，到了奎恩姑妈所在的北方一个叫做威士忌的地方当起了伐木工，和姑妈比邻而居。

布莱德不明就里，决定去找布克问个明白，根据所能得到的线索，独自驱车前往威士忌。经历了艰难曲折，布莱德见到了布克的姑妈奎恩，了解了布克的不幸经历。在奎恩的关爱和开导下，布克才能够逐渐放下心理包袱，开始走出亚当之死的心理阴影。根据权力理论，在奎恩和布克的关系中，奎恩作为长辈拥有影响布克的话语权，并用她的人生经历作为启示，打开了布克的心扉。

布莱德与布克在威士忌的见面，让彼此消除了误会，加深了理解。后来，布莱德怀孕了的喜悦传到了母亲甜心那里，甜心给布莱德送上祝福，同时，也开始反思自己以前施加于布莱德的不恰当的权力规训方式在保护布莱德成长的同时如何给布莱德带来了伤害。至此，作品给了读者一个充满希望的结局，预示着白人至上的文化霸权思想将会受到进一步的质疑，带有种族主义色彩的权力规训将会受到更加激烈的反抗。

5 结语

《孩子的愤怒》通过几个猥亵幼童的案件，讲述了白人至上的文化霸权思想对有色人种的压迫和伤害，“呼唤更多的人关注当今美国社会中针对儿童的性暴力、犯罪等现实问题。”^[5]根据权力理论，白人至上的文化霸权主义导致了美国社会种族歧视现象的蔓延，这是布莱德与布克童年创伤产生的社会原因；在深受种族主义影响的父母与子女的关系中，父母作为拥有话语权的一方，其规训子女的方式也会带有种族主义的压迫和伤害，这是布莱德与布克不幸命运的家庭原因，而种族主义是导致这一切的深层次的原因。有色人种应该学会识别种族主义思想，反对种族主义迫害，在家庭关系中也要保护儿童权益，维护儿童的身心健康。

参考文献

- [1] 米歇尔·福柯.规训与惩罚[M].5版.刘北成,杨远婴,译.北京:三联书店,2019.
- [2] 梅根·卡尔曼,拉凯莱·迪尼.解析米歇尔·福柯《规训与惩罚》[M].余畅,译.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20.
- [3] 安妮·施沃恩,史蒂芬·夏皮罗.导读福柯《规训与惩罚》[M].庞弘,译.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19.
- [4] 托尼·莫里森.孩子的愤怒[M].刘显含,译.海口:南海出版公司,2017.
- [5] 王守仁,吴新云.走出童年创伤的阴影,获得心灵的自由和安宁——读莫里森新作《上帝救助孩子》[J].当代外国文学,2016(1):107-113.